

妄

妄

錄

妄妄錄卷五

目錄

鐵琴湘瑟

神鬼互爭

心經爲冥資

呼鴨鬼

濟顛僧

浮梁邱舍鬼

鬼孝子

兄敗弟姦

託生報德

愬冤鬼

白髮婦

鬼小腳

僕鬼狗魂

會場孽報

豐城甲

骷髏

鬼畏老儒

鬼朋友

浩歎啜泣鬼

縊鬼化棺蓋

鬼討好

妄妄錄卷五

吳縣蕉圃朱海著

鉄琴湘瑟

張鉄琴

彰

吳縣諸生少年穎慧娟秀丰華宛

加女子喜狹斜遊嘗與妓結十姊妹到處擲

果滿車名僂劉湘蘭見鉄琴於宋光祿網師

園中爲之依依次日登鉄琴門強宿其家弛

服橫陳事如妾婢有懃奚奴年方十五宿齋

妄妄錄

卷五

一

之後軒竊聽囁囁私語火不可遏以指自扼其臀破血遺精汚滿簾席洩其語於同學莫不譁然余嘗戲作分桃餘話二十則紀之蓋恐鉄琴孱軀致疾特作謔語規之也而湘蘭自得鉄琴箋改字湘瑟琴瑟偕鼓未幾卽去梨園部舊狎豪右啖以重金難得一夜娛鉄琴雖臨文宗試不忍與旦夕離亦不應未一年鉄琴疋瘠死湘瑟爲之縞素形神慘怛繼

纔相思一睡卽夢見鉄琴如平生狀旣而恍
惚見之白晝亦見嬉笑問答略不避人醫者
治以癰不少痊兩月亦尅死時有張三妹者
閭門蕩河船上女艷姿噪名鉄琴嘗雇船遊
虎阜三妹見而傾倒每恨不得其懽一夜停
泊河下入靜將睡忽見鉄琴攜湘瑟來呼往
三洪玩月亟呼榜人解纜鼓棹三妹卽摒擋
酒饌入艚殷勤把盞謔浪笑敖間遇某大僚

舟過金鼓大鳴二人忽作鬼聲而滅三妹驚仆
褻染酒污次日告之遊客知鉄琴湘瑟相繼死已數月矣

神鬼互爭

湯秋槎

元照

長洲縣人嘗謁藍軍門至松江

寓居郡城之西林寺右某家適主人有子病
瘵瀕死中外擾擾夜分方寐又聽堂舍噦噦
誼嚙聲疑其病革因潛起窺之見一女子年

約二十餘不施脂粉肌如玉瑩晶澈雲鬢霞
髻翠袖羅裙如畫圖仕女妖冶秀麗掩袂背
一隅一老儒短髯黑面角巾皂袍手執一笏
二將金盔銀甲按劍挾矢一童子總角綉祆
跳笑左右簷下立老幼數人長袍短套如時
世衣冠互相紛攘諦聽良久聞一老者曰吾
孫在廁作非法淫卽病瘵終恐感於廁姑女
子大哭曰天乎妾以貞節死於廁上帝冊爲

廁姑妾之精靈實不依于廁也妾一女子何
面目視人如廁耶自漢沛公鴻門之役將登
項王刀俎妾引張良來與之偕去曾一至廁
所亦奉上帝命舍此妾之精靈實不依於廁
也不白之誣冤哉童子跳笑前曰姑守貞于
百年月底花陰陌頭柳色不嫌春惱人耶將
欲再語老儒叱之童子曰子爲進士貌不驚
人寒暑一皂袍淹蹇亦甚矣不自恥居人後

灌園擔簦出君門下子故左祖三姑耶老儒
又叱曰水裏小人母多語三姑豈貞烈在生
而毀節死後小子花拳綉腿善自保身世風
澆薄母唱後庭花也童子慚而退二將笑拽
童子回謂老儒曰井童子寄身籬下吾輩亦
傍人門戶奈何卽出惡口傷儕輩面皮又告
簷下老幼曰爾孫病由吾嘗聞之東厨司命
赤腳婢與爾孫有穢褻事老儒又曰吾復曾

見一人在狗竇中窺伺爾孫嘻嘻呼小乖乖
餓三十七青蚨誘與私語爾孫伏地如牛馬
狀其人隨一小優伶來聽其私語卽變色走
悻悻然若甚妒嫉之病或由於此未可知也
老幼同聲曰然則神將司何事二將大怒曰
誰令生不肖子冶容誨淫家徒壁立留得雙
扉朽板索債者終日擾我顧賢孫作錢樹子
並埋怨及我神荼鬱壘耶拔劍欲斫秋槎爲

其危急竟忘神鬼啓關出救寂然無影

心經爲冥資

山東張勗堂孝廉

紹聞

言客歲禮闈不第歸

途次通州忽見蓬頭鬼在車側隱現其初先
露一首從轆轤下自左旋右少頃漸長如孩
提居然全體戲以拂塵俯車撥之四五跳化
爲女子面目端好鬢髮垂肩紅裙綠襖綉膝
弓鞋隨塵尾而上如魚餌鈎竿狀登車卽投

懷內輕若擁絮未及與語便覺昏瞶嘗持大悲咒因誦咒厭之女子曰君棄妾耶妾本揚州人生前爲父攜至都門失守貞遂流落青樓今白骨黃土欲歸故鄉苦乏盤費能誦多心經敢乞十卷便可度至清江向吾弟借資斧矣因閉目誦經如數開目見女子仍在正色叱之女子曰得多心經無往生咒尙不堪用乞更惠之復誦與女子曰不意柳下惠復

見今日孝廉訝其能文欲再詰恐爲所惑嚴拒而去詢之車夫童僕俱未見聞也

呼鴨鬼

蘇州泗井巷某家畜鴨一羣使幼婢主守之一日失去數掌懼主加責縊死自此每至三更巷前後輒聞呼鴨聲居民不敢夜走月餘後有某甲薄暮買一鴨路過巷中忽見一婢蓬頭赤腳牽衣索鴨甲與互爭衆因環視婢

妄妄錄

卷五

六

忽漸矮入地而沒遂疑竊鴨致婢自縊者卽
某甲送官推問疊刑不服親隣互保甲果良
善且有家久客震澤歸不過三日甲得冤白
家已破矣甲忿恨訴於府隍夜卽無病死將
殮忽甦言見冥司並不朱袍烏帽亦衣本朝
服廉得婢以失鴨細故遽畏主責輕生自縊
原屬匹婦爲諒作祟應咎憐其齒幼且甲雖
破家未戕生命寬宥之查其生前祿壽未絕

卽命輪迴去居民因婢鬼魂執以誣非挾仇
故害均免拘究惟吏役恐嚇取財判註受杖
三百妻爲娼命隸送甲回如一夢醒

濟顛僧

二尹陳敷虞

聖治

蕭山人嘗寓武林秋夜月

明露淨風送嫩涼散步西湖隄上遇一牛頭
鬼從樹杪出猙獰可畏張巨掌如扇犇前欲
攫因倚其角而拒之捽其膝撲地格格聲震

良久相持不下適一老人至呼救不應復引
觴頃方力竭鬼又大吼搏攫愈猛老人曰毋
傷陳生且見濟顛僧去鬼卽挾以往至一所
琳居梵宇金碧輝映曾未經歷逶迤數十門
戶見一僧歛藤牀揮扇布衲芒屨容貌甚古
似謂此卽濟顛鬼遂伏地陳詞烏烏難聽數
虞趨座前不自覺有肅然起敬心稽首慙慙
其見攫狀僧頷之復敘平生諸善惡僧不答

謂牛鬼曰此無與陳生事速送其返鬼卽牽衣而出行走益迅耳內聽松風謾謾加列子御以行也及前所鬼釋手仍躍入樹杪而去數虞自爲記託曰夢縷述前後更備此其畧也

浮梁邱舍棺

林明經

枚臣

福建詔安人工詩善書年五十

餘雖古心古貌儼然岸然猶鍾情香韻人見

其詩文翰墨姿致適媚輒疑爲風流少年嘗
於浮梁邸舍夏夜見一女子容華絕世不施
脂粉灼若夫渠衣紅羅金訶子蓋藕絲半臂
霧縠湘裙映銀紅禪花綉如現曳蝴蝶蠻鞋
露雪白腳踵倚廡間花影櫺髮微風披拂髻
雲欲飛紉玉簪墮地錚然有聲瞥見明經畧
不引避意謂主人女因以蝦鬚罕地從幕下
窺視時銀河瀉天月白如晝見其秋波蕩漾

注盼不定方神魂若失情不可禁女子乃亂
挽高髻趨庭階手摘芝蘭一掬塞簾櫳明經
面笑曰於思兼兼雙眸鵲鵲猶似十五六輕
薄子耶跼蹐未及答而笑口不能自合饒哂
流溢頰下女子亦笑不止取巾代抹之遂相
偎抱玉臂勾肩春纖捏股不覺淫津火燦女
子又摩挲其上下欲就高唐雲雨奈玉止已
頽因詢其芳齡名姓女子曰誰與結絲蘿訂

婚姻耶想老婆婆年最小七八十傻秀才終
是後生小子婆婆媽媽皆可稱絮聒奚爲更
撫其壯強與之合努力奔命良久不得明經
慚謝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女子捋其鬚曰
結頂老秀才倒掛三日滴不出一點墨水吾
固知也浮言浪謔啁啁於銀床冰簟間不能爲
之紀述少頃明月西移汝南雞啼聲喔喔卽
踉蹌去追送及廡歛然不見且驚且喜坐以

待旦穴廡間窺視內僅二椽中停一柳棺知
女子爲棺中鬼怖甚然眷其情晨夕再拜階
墀冀復一見顏色則弱水三千蓬萊飄渺武
陵源無復可問津矣問之主人云棺爲杭商
妾寄此廡已數載越日明經束裝北上繾綣
莫置到處倩畫工繪圖共得百餘幅行立坐
臥狀態不一終失其神韻及吾鄉紅鸞生金
子徵爲摹倚花晚櫛圖始可作真真喚者

鬼孝子

鄭五失其里名攜一妻一母流寓河間木工
爲業歲歉不保凍餒每忍餓以供母禁妻日
僅饜餽粥一碗多恐供母不給也妻或怨訕
輒引琵琶記趙五娘事百方勸解恒至屈膝
同業者誹之則曰能奉吾母於飢寒顛沛中
正當焚香頂祝耳以鄭五之孝妻亦得令名
後病疫瀕死執妻手嗚咽曰我旣無僭石儲

汝又拙女紅我死後老母必卽填溝壑有能
爲我養母者汝卽嫁之妻篤伉儷情唏噓不
忍答目旣瞑又瞠視妻曰終爲我養母計迨
妻醮母藉以溫飽或奉事稍怠則鬼聲鳴鳴
甚若碎磁折竹一歲涼秋風暴母棉衣未成
妻方綳兒床上空中忽作大聲如鐘鼓床爲
殷動猝見鄭五怒哭狀駭奔母所見母煨櫓
拙知其寒急具衣聲卽寂然母或少違和恒

見鄭五撫母背妻侍奉不離則代操井臼事
七八年後母死不復見異矣

兄敗弟姦

某甲弟乙年甚幼韶秀能文兄嫂憐愛嘗出
入閨闥迨甲死乙已年長嫂引嫌禁避之非
母所不復見也一日乙扶醉趨嫂室斜臥帳
中將有以挑之燈忽綠黯如豆見甲宛然坐
床隅男女駭仆家人驚視其事遂敗叔嫂卽

相繼而死或又言某甲盜嫂遇扶乩忽書曰
紅錦帳中無限恩情呼嫂嫂命甲對甲惶悚
不能語乩又書曰黃泉路上有何面目見哥
哥人之隱慙鬼神無不知之可不懼哉

託生報德

前輩顧小韓方伯

學湖

言楊乘時

溥

無錫諸

生文名甲於邑奈屢試輒落孫山年過五十
所育非男閨中但有五女因娶妾焉娶之日

賓客讌賀者未散主人入房見新姬嗚咽鏡
歛次慰之不止詰其由乃曰憶兒家阿父爲
南潯通判時嘗置多妾後爲阿母不容鞭箠
極楚逐出後甚有流爲娼者阿父聞而不忍
使蒼頭持金嫁爲廝養婦或送空門今不幸
父兄俱成黔疆母妹早年喪失予身異路遭
媒僧居奇侍巾櫛於君子撫今追昔不覺悲
從中來楊爲之泣然曰母泣我祧嗣有命存

焉何忍以宦家女爲媵妾爾其爲我女當爲
擇一佳婿女再拜遂命與諸女寢隸姊妹行
出謂客曰君輩且留不意今夜復得一女請
再作湯餅會具述前事衆客頌其盛德明年
夫人舉一子臨蓐時公坐堂上驀見二隸導
一官進方迎迓官遽趨內去與二隸俱不見
狀其面貌女謂似其父也公年九十餘終子
爲名孝廉諸壻俱顯貴義女壻貤贈中憲大

五子金
夫如其官

總覽鬼

衡水某婦有與豪右通而謀殺其夫者屍姪
首官豪以金賂仵作相屍無傷轉坐誣復訴
之廉訪委某令鄧公往按之反覆相驗亦無
証據夜宿館舍披閱供語思維間漏已三下
從者盡寢驟覺燭光黯淡陰風窸律壁角
一人乍前乍却倏跪案下微作啜泣聲若有

所請公心悚口噤而寧神諦視隱似日間所
相屍右耳畔垂一物如白練鄧忽悟乃大言
爾去吾必雪爾冤也其鬼奔角稽首而滅燭
亦驟明遂折柬召衡水尹督責吏作復至屍
所覆驗衡水尹笑曰人謂鄧公書痴良不誣
也作令十年家無寸儲其才可想矣似此公
案豈拙宦所能辦哉勉強復往鄧叱檢視右
耳孔作作卽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濕棉絮

約畧半斤告衡水尹曰此奸夫淫婦之所以
得志也遂榜掠之盡得其狀此昔華亭宰王
明府應中言

白髮婦

家香侯

元蕙

甲午應江寧鄉試一文初創稿

見同舍一生三文已謄卷畢及自詩文俱就
而生猶作啞啞蓋八韻詩頸聯尙未對也遂
與捉刀了之大喜同出玩月因通姓名知爲

高郵劉敬年五十四應鄉試凡十有二矣且
言入場輒見一白髮婦攜綉綳小孩血滿襟
袖者來神卽昏昏若夢婦去始漸清平時文
思泉湧至此不能吐一字往往曳白而出有
時婦遲至詩文俱就方鳴得意婦來以孩置
卷上遂至油墨污漬復有一科竟漬鮮血收
卷官研究託詞嘔血而免素苦吟咏搆八韻
詩如作三都賦前科鬼婦未至文頗得意又

以無詩貼出今日文鋒亦利詩賴神斧斲成
魁則足下在不敢妄冀要知秀才定不康了
方共互讀所作文劉生忽面色如土張皇四
避衆詢之但搖手亂指遂發癰二場不得進
想又見白髮婦矣

鬼小腳

張曉窗

樹植

杭州仁和諸生詩學北宋字效

蘇文忠公荔枝碑翩翩儒雅多情重信與親

朋偶有所約輒必踐言雖間關數十里恨寒
冒暑奔走勞苦恒不怨知人給之亦不悵性
喜婦人足翹翹纖趾一見魂銷每宿妓但以
足撫之嗅之以舌舐之終夜不倦蓋溫柔鄉
在是耳卽或十丈蓮船污泥垢臭亦覺芳味
逾於蘭麝嘗拾道旁敝履日懷之袖夜捧以
眠冥思幽想半年餘同學選事窺隙竊之汪
汪下淚爲之神傷後得返恐珠還洛浦後復

劒化延津卽再拜焚之於火以其燼調酒而
飲地遺餘灰犬伏而餽尙慮未盡更刮其土
以食之比年自顧家徒四壁狹斜徑旣望門
門却走曾聞鳳陽貧婦爲人縫紉者得青蚨
數十文輒與人私合因具百文欲誘於僻處
計一撫摩其足值其所居巷後有婦日來坐
人家簷間隙處爲人縫紉遂趨伺之往返顧
盼三五日不得與一語貧婦怪其顧盼頻笑

謂曰阿猷想老娘耶曉窗如聆王言疾忙揖
拜於路道旁人見而譁然惡少欲毆卽以袖
中百文錢棄地而遁避於西湖僧舍不敢窺
戶者幾一月忽念居近蘇小小墓半夜乘月
詣之再拜再祝冀美人香土安得如楊阿蠻
羅襪猶存徘徊良久聽松風謾謾蛩語淒淒
漸覺霧黯湖光寒羅袂青燐明滅疑鬼成
關心恇怯覓路而歸甫抵寓齋見地上水

印足跡宛一女子從雨中由外上榻二跡指
尖向外若坐榻土所印彎弓三寸窄窄可愛
啓幃急視則見紅蓮一握濡水透濕足背墳
墳白於脂王者數十百堆砌一榻如張獻忠
照天蠟燭雖極畏怖而投性好必欲手一摩
之奈冷不可觸垂鼻以嗅忽作大嚏多足頓
滅衾枕盡若濡水竟不可寢

僕鬼狗魂

華亭尉梅鶴汀

發軔

江西人有僕張明狡黠

陰險以其韶秀私嬖之益驕縱衣服麗都埒
於富室盡日焚民膏脂不過供其揮霍而已
後輕主人官卑投他所去尉如喪偶尋患毒
癘因橐盡復依舊主尉如獲珍百計瘳其疾
翼作偕老計而稍有蓄又投某上官狐假虎
威且勢脅尉拂其意陰致尉奉差間關遠道
以示其權迨歸家人以尉喜食大方屠以進

恍見張明浴血而前曰庖人殺我忽仆地滅
因詢張明所在知於某上官處已盜法庾死
所屬疑卽張明轉生雖啣恨欲食其肉心惺
怯戒衆勿食而瘞之

會場孽報

吾鄉某年十二入泮十六領鄉荐才貌兼擅
羣相慕悅爲某富室贅壻妻家尤極偏愛與
其次壻同館肄業次壻年十五丰姿韶秀宛

如璧人某於酒間語次每調謔之意頗含愠
以父母推重之輒復隱忍某以爲可誘一夜
乘其醉臥裸而淫之及醒羞忿逃往天台薙
髮爲僧家中尋得之誓死不肯返未久圓寂
寺中後父母知其故自惜顏面亦寢其事某
迨會試場中忽見連衿如同館時大喜竟忘
其死復謔曰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
也遂以前二語大書卷上後屢試見異曾未

畢三場幸早歲登科年方強仕已截取知縣
比報到忽癰癩而死

豐城甲

松江婁縣令熊貽亭

燕

福建人嘗謂余未仕

時豐城來一甲傭耕其鄉稍有姿雖胼胝霜
泥後庭花日唱數曲以是頗積資適有老妓
色衰冷落遂娶爲婦妓故淫鄉中老幼悉誘
與合放縱無度逾年甲與妓相繼瘵死浮屠

田塍鬼嘗現形畦畛間負膽者逐之輒化小
老鼠遁入棺下

骷髏

家履端言有山行者誤踰道旁骷髏及抵家
骷髏跟至門外其人懼乃捧骷髏置供堂舍
晨夕祭祀敬事甚虔忽聞耳邊小語曰君踰
我實欲相祟今荷厚奉轉抱不安願佐君小
康以報如何拜而詢之答曰子試作卜士聽

我耳邊判斷可也於是垂簾賣卜神驗捷于
影響問卜者如歸市不久竟致富其鄰知鬼
助之由來亦覓道旁骷髏敬祀敬禱久而無
靈怒責之耳邊亦聞小語曰君欲財請俟明
日隣又喜而拜迨問其致財之術復答明日
每日問每答明日怪而告之賣卜者卜人詰
其所祀骷髏答曰我生前善卜故能以下佐
君富隣所祀者其生前無賴負債除甜約明

日無他技亦何怪焉余嘗記先輩小東有曰
蚕不得桑不能吐絲若使他虫而飼之以桑
則亦糞土焉而已智者知人可以鑒之世路
悠悠不知用人而徒語鬼大率如此

鬼畏老儒

武選司員外盛孟巖

序崇

丁艱旋里因事來

杭見訪寓齋言及聞有某甲幼子爲鬼所憑
索酒食冥資無饜延道士符呪不能禁某豪

擁金百萬人自爲財星因邀以制輒被穢詈
適有老儒過其門進詢之鬼跬舍老儒去鬼
復來或以問鬼答曰老儒雖淹蹇寒衿已五
世爲人三魂六魄全若某豪初輪迴人道吾
何足畏近世孽生繁魂魄全者少故愚蠢乖
戾者多凡蔑三綱夷五倫無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皆甫脫毛角者也讀書少卽了了
乃前生讀過今生溫故而已或又問梨園子

弟數齡卽能演唱殆亦前世習之乎鬼曰鶯
歌燕舞非其本質歟言雖惡謔理或有之德
清蔡生甫太史之定忠信慈愛出於性成幼
卽持大悲楞嚴呪每日必誦一遍今殆數十
年行住不輟自知前生爲杭州鹽橋念佛老
嫗故京師同官戲呼爲蔡老太婆可見人之
秉性善惡實由本來面目也

鬼朋友

閩人林任華有弟自蘇來杭途遇一鬼濃眉
白面狗嘴髭鬚帶墨晶養目鏡長衫馬褂羅
襪鑲鞋揜綉花兜膝手持短烟袋講嫖經說
賭術自稱南濠老朋友晨夕不離每遇酒食
被其一嗅卽成糟粕竟是吃白食朋友雖不
甚祟亦大可厭弟聞其言語輒欲作狹邪遊
因赴吳山延道士作法驅遣道士辭不能知
余識張天師乞持書求一符余曰朋友萬萬

不可少其妙用甚廣譬如作客千里長夜漫漫孤燈隻影未免思鄉綦切輾轉寒衿反側無寐不自覺勞五指耗費精神而得朋友談天說地漏盡熟眠是朋友可代妻妾登山涉水訪戴尋梅而得朋友攜手同行謔浪笑遨閒情暇豫長途不覺遠久行不覺疲是朋友可代騾馬凡有心事疑而不決而得朋友揆時體勢逆料先幾數語商量一樁事定是朋

友可代灼窻方將求之焉用驅爲適陳雪樵

騎尉

廣寧

來聞而歎曰友道浸衰唯趨勢利

白手成家便絕鄉隣之好青雲得路頓忘貧賤之交管鮑陳雷不可思議爲何等人物止堪作此惡謔

浩歎啜泣鬼

去秋道出西安孤泊七里灘外時昏月生闌
銀河黯影木葉飄來篷背羈人棖觸秋心忽

聞浩歎啜泣聲怪而問焉舟人搖頭罷手懼不敢答急來閉窗促寢疑不成寐而泣聲愈悲五更始息次早舟子曰夜間歎泣乃一秀士遠投某官求薦一館不念故人流落溺此雖不爲祟亦宜避之耳噫人於螢窗貧困時未嘗無廣廈千間盡庇天下寒士心及其得志養尊處優既忘酸醞之味奚念貧賤之交非惟愈豐愈慳卽口角春風俾便一枝可寄

亦復不暇而世俗悠悠爨桐莫惜囊筆糊口
不得不藉故人造命之力者飢來驅我遑遑
何之旅館燈寒淒其風雨則浩歎啜泣亦何
待於身後哉過嚴子祠感是鬼因題壁曰竭
來我自識窮通君相真能造命宮光武若教
忘故舊客星誰信是漁翁

縊鬼化棺蓋

杭之貢院西周初葵家每逢鄉試以堂屋書

室賃第其堂樓三楹內有崇恒扇閉歲
丙午有江山諸生某暮夜至辭以人滿因無
投足處見堂樓尙空強借宿告以怪異不聽
樓閣年久鎖鏽不能開抉戶而入雖有床桌
絲糾滿姑掃除安之主人與同寓者以其
孤住崇屋爲危約密偵備援生固有胆燃燭
不寐開卷以覘未久見床下黑氣一團滾出
床外漸矗立如人化一美女襖裙几前僞作

披覽若未覩女以兩手指作圓圈再拜因廢
書歎息女拜不已生乃遍體自捫得一襪帶
屢作套結不就女似嗅其拙奪取代結近生
欲套頸生突擒之狂呼捉鬼主人率眾燃炬
秉械而進女倏化棺蓋斫之有血塗之隙地
熱以火啾啾有聲腥臭不可聞從此怪絕

鬼討好

楊萬祿少府

鍾

言少與同窗數友戲扶乩其

凡他自稱蘭麓山人姓盛氏名君祿勝國復社生員詩詞書畫極佳帖括造隆萬先輩工夫以課藝就正講題意篇法振聾啓聵改竄數字點鈇成金羣奉爲師每一焚香卽至第山人名姓竟無考據未見遺傳翰墨詩文一日有客遠至凡書曰某客坐途中得無口渴諸生餽我武夷茗大羹曷試先嘗客一呷而盡曰不若涼水一巨甌凡不動良久又書曰

我平生最愛倪迂枯木竹石刻意十年竊謂
畧得神似今久不作矣某君便面空白諸生
爲我具筆墨因濡筆墨系乚片刻揮成衆皆
噴噴艷羨客曰竹木到枯燒無火力石塊峻
峭鹽齏亦不堪壓真且廢物盡真何益乚大
書頽氣而寂從此日扶不至遂撤乚僮僕私
語鬼討好成鬼討厭而去今後省得鬼忙燒
香供茗作多少鬼張羅矣夫復社諸公多恃

才跡弛傲人罵座何千百年後英靈自抑貽
笑豎奴或文鬼託復社名耶然世間類氣正
復不少如某士子謁一大僚大僚曰聞君頗
蓄鵓鵒想有同癖因以極鍾愛之玉鵒一對
獻之他日見而詢曰前奉玉鵒能邀賞鑒否
大僚曰不過常味其言同癖乃謂同嗜食鵒
耳又有以研贈人曰此端州極古老坑家藏
五世矣頗潤澤噓氣成水足以磨墨答曰吸

得一石水不值三文俱使人頽氣諺云寶劍
贈俠士紅粉遺佳人非其人而與之安免取
侮塘栖沈玉裁瑛曰有二人互擎一扇對跪
中庭良久不起詢之乃知欲爲其畫扇跪求
與畫一惜汚扇跪求勿畫自衒其技者偏遇
俗不可醫人我將起茵麓山人干泉下同聲
一哭也

妄妄錄卷五終

妄妄錄卷六

目錄

魔餐孽種

弄假成真鬼

引鬼入門

蓆衣婦

客鬼

春江樓上鬼

畜道輪迴

龍陽鬼

剖辯忠良

瘡鬼

其二

老西兒

大眼鬼

送瘟船

鬼忘八

祿先壽盡

雷殛先插小旗

丁光煥

鬼畏節婦

翰林院土地

鬼開心

耕煙散人

鄉園怨鬼

練熟鬼

尤太史著傳奇削祿

妄妄錄卷六

吳縣蕉圃朱海著

魔餐孽種

上天竺有老僧某嘗入冥見猙獰鬼卒駢數千人
在一公廨外皆褫衣反縛有官南面坐吏執簿唱名
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怪之竊問
一吏答曰諸天魔衆皆以人爲糧爰是人間常多瘟疫水災及

甫產卽殤如來運大神力攝伏魔王皈依五
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言自無始以來
魔衆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卽不
復食人卽此曉曉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
洪波沉淪不返死間地獄已無隙處乃牒下
閻羅王移此獄囚充彼噉噬彼腹得果可免
荼毒生靈十王共議以民命所關無如守令
造福最易造孽亦深惟是種種冤愆多非自

作業鏡有臺罪歸元惡其最爲民害者曰吏
曰役曰官親曰僕隸是四種人无官之責有
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圖牟利依草
附木狐假虎威足使人敲髓瀝膏吞聲泣血
四大部洲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用以供其
湯鼎亦藉清我泥犁以白晝者柔脆者膏腴
者充魔王食以粗村充衆魔食故爲差別發
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齶割烹炮卽化爲烏

有業重者啖餘殘骨吹以業風復還本相再
供刀俎自三五度至百十度不一業最重者
乃至一日化形數度剗剔燔炙無有已時僧
問其官無罪乎吏曰故縱者同罪陷於不知
者則轉生受報痴歎盲啞僧額手曰誠不如
削髮出塵可无此苦吏曰不然其權可以害
人其力卽可以濟人靈山會上原有宰官卽
此四種人亦未嘗无逍遙蓮界者也語訖忽

寤僧一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促歸勸使改業此事宏恩寺僧明心嘗先告曉嵐大宗伯已紀滌陽銷夏錄猶謂是警世苦心聊作寓言今春登天竺與僧夏發談前事將訊其有無余從一轎夫名啞張三者在階下竊聽忽咿咿啞啞自指其鼻復拱手搖擺作態萬狀衆乃之飲笑良發合掌曰果報現前不必究其寓言與否

弄假成真鬼

南淮馮廣文南岑之隣家有僕與婢私合嘗
約會於厠後一空室中有小僮極狡黠覘悉
之亦不洩其事購男女面具各一月光掩映
時先伏室內披髮作鬼狀少頃其婢來僮戴
男面具猙獰欲搏之婢噉然奔進僕又自外
踵至僮復戴女面具以伺入室搜抱掩袂嚙
就及見面舌散髮鬼形可憎亦大呼而竄逢

闕顛仆額破血流僮卽改粧出慰之而婢僕
各述所見鬼狀緊隨左右討酒食索超薦擾
攘不止半月餘始各漸痊

引鬼入門

田靜蓮

其

吳縣人性迂而狂嘗遊杭州西湖

念美人香草向蘇小墓下稽首再拜頂爲墳
腫寓清波門外見暴棺敗塚填野滿郊每蹠
索隄上輒憮然曰湖上風光雖雨宜晴好長

眠幽寂諒減興懷吾生不幾床頭斗酒貯之
久矣誰爲燕市酒徒肯枉玉轂齋當洗盞以
俟一夜歸寓未寐忽聞叩戶聲開門迎視有
一叟偕兩少年三女子譁笑而進叟曰伏承
相召特邀隣好踐約方不解客從何來支吾
相對三女子各佻儇放浪翻玩几上棊枰博
局顧少年曰來來久不要子且賭一登吳山
東道一女子曰休休渠角老且輸却又來打

譜兒笑顰盡態靜蓮東盼西顧應接不暇叟
遽向牀頭搜得酒器呼衆共飲飛觥靜蓮曰
主人不飲怪我俗客方接盞冷風冲袖寒氣
砭骨手戰盞落砰然作聲叟與少年女子各
作鬼鳴滅影大駭亟呼居停主人圍坐達旦
束裝而返

麻衣婦

沈玉裁

璞

杭州塘棲人在滁州幕中忽見齋

窗外一少婦年約二十餘麻衣練裙隨一縞素小鬟趨而過初疑居停眷屬急掩窗避之尋卽念及署中安得此凶服者眷屬亦安得過幕齋大疑越窗追視已不見是夜正苦炎暑三更猶坐檐落間納涼忽見前婦復來遂遮路問之其婦曰試觀衣履豈是月魅花妖猛斥是何鬼物小鬟嚶嚶笑曰旣知之矣又何問焉轉瞬已行遠追之顛於墻下足趾蹴

破額爲墳腫其僕亦見先驚仆牖下

客鬼

錢塘監生吳世南負力有膽能作畫營廣古
人名爲骨董欺世漁利一日昏暮獨行郊野
草莽中忽有一人尾之及憊息道旁是人亦
對坐石上生見其衣敝履穿叱曰爾殆謂我
懦儒覬覦橐中金與骨董耶不則何故尾隨
數里我住亦住行亦行其人仰天大笑曰是

所謂凡夫肉眼豈得見大耳菩薩抑籜箝之
之鴟見鷹而嚇腐鼠也囊有若干金足傲我
耶吾特不畏爾見金起盜心請示案令爾眼
飽遂解腰纏於月下披眇之黃白粲粲若值
數千金生惶愧謝罪訊姓名問居址知爲江
西南豐人作客杭州二十年矣途卑詞諛語
要與訂交其人俱唯唯生一路縷陳家況窘
迫喪妻未娶復出所攜已廣米元章書畫請

售五百金卽從道上對月出視之其人笑曰
此惡扎耳將給鬼耶但言索我五百金可耳
吾故憐爾鰥魚歸家莫成寐當贈娶一赤腳
婢資免卻夜夜勞五指遂摸出金錠十枚與
之返其畫生感慚交至約飲謝親酒若肯與
之共花燭其人亦領之復同行數里漸覺月
被雲玄風搖樹響途次廣德場見瘞旅累累
螢光明滅如燐其人憮然欲泣生慰之曰一

棺散身人所不免蔓草縈骨江文通黯然銷
魂殊亦多事抑因夜行郊野心生恇怯僕非
綠林橐金無虞恐爲鬼迷則有僕在可毋畏
憚其人曰子誠不如草木猶有情也彼荒郊
斷隴齎恨終天衰草寒烟含悲長臥悵孤魂
於萬里無日還家歎骨朽於百年誰人布奠
曹子建云旣哭死者行復自念那得不悲顧
瑣瑣橐中金惟盜是虞怪道窮措大十千錢

塞破屋子休矣試論君之不爲鬼迷聊藉解
嘲以排遣悵恨可乎生曰是實未嘗有鬼抑
如何其鬼迷便是阮瞻之論皆文人掉舌僕
生年四十餘從未見新鬼大舊鬼小亦未聽
新鬼愁舊鬼泣其人曰然則聖人敬鬼神而
遠之苟無鬼神將何以敬而遠哉生語塞又
重其多金不敢拂其詞囁嚅未語間行數寸
武其人忽入一敗塚滅影在塚中笑謂曰生

年四十餘從未見聞新鬼大舊鬼小新鬼愁
舊鬼泣今而後記取客鬼良不惡曾不若爾
等人恃金而驕見金而圖犬蹄雞爪印墨紙
上便稱骨董誑人且以誑鬼也言已四面荒
塚內俱作笑聲不止大駭奔及其家就燈檢
視黃金乃紙鏤十枚殆霉爛矣

春江樓上鬼

春江第一樓在富陽縣城外樓三楹有嚴

子陵先生祠堂及文昌閣樓臨富春江卽錢
唐江之尾渺渺烟波數百里一覽而盡主守
者僅一老道士居山門前一夜月光若雪江
波如鱗萬籟寂寥雲容慘淡道士無寐開戶
眺江忽聞樓上有笑語聲異之躡足竊視見
一長髯者年約五十餘挾兩女憑闌喋語似
操楚音道士聾聵不甚了了但聞女曰昨見
王家老嫗說我第三兒做轅門千總光景熱

聞言未已髯者卽批其頰女蓬髮散衣向地
亂撞髯者揮拳毒毆勢已臨斃一女旁視笑
吃吃不止亦畧不慰解道士爲之危急蹣跚
救倏然無踪

畜道輪迴

松江袁古頑

式玉

居府署之東其隣爲公文

客寓縣囚解府鞫訊往往飯宿寓中一日薄
暮見二役械七囚入門訶之曰誤矣飯寓在

西舍役若未聞竟牽進堂屋追逐之忽不見
大駭前後搜索不得適見園中猪生純七頭
遂悟鬼之輪迴畜道驗純亦無異變惟四蹄
與額下各白而已

龍陽鬼

松江馬巢阿月夜往其別墅茶山白石山庄
遇一少年揖於路曰數年不見渴想已深天
幸解后望枉玉敝廬巢阿曰賤體健忘不審

從何相識少年咄咄口繾綣却非一日愛及
肌膚別卽忽然有情者乃如是哉巢阿素有
斷袖癖見其韶秀良已神蕩意謂舊歡姑作
款洽語慰之問其居但言不遠遂與偕行自
初更攜手同走月已西落足趾將破終不到
一路游言謔浪慾火如焚遂共憇樹下邀伏
石隙狎之良久覺陽具痛如棘刺一人以穢
泥腐草粹面而來細視乃捧一田間驅雀草

人與狎少年立道旁拍手大笑復捽穢泥大
怒裸而逐之將揮老拳追至一墟墓間少年
忽滅聞敗塚中言曰夜長岑寂聊博一笑天
將明矣好從舊處覓衣褲穿巢阿素有胆大
罵向塚而溺塚中忽探一首大如巨缸藍色
如靛碧眼朱唇若畫鬼王狀張口便吞力揮
間身若已吞口內樞爬跳撞莫如之何億極
而伏自分已死良久忽聽三五人唱山歌而

前睜目視之乃身臥污泥中唱歌者蓋村人
進城賣菜審與素識假衣衫蔽臀前後狼狽
而返

剖辯忠良

吳中有講評話者俗謂說大書若三國志水
滸傳俱全本演說敷衍科諢博人粲然茶肆
中每藉以罔利有某甲善說古今奇觀一日
說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一回言前明錦衣衛

經歷沈青霞先生錄於公宴中與嚴世蕃觴
政相爭負氣強灌世蕃酒醉揣知觸怒恐其
懷嫌陷害遂陳疏糾劾嚴嵩父子招權納賄
欺君誤國十大罪奉旨發口外爲民云云忽
有一瞽者踴躍而前揪甲唾罵曰爾何人敢
誹謗前賢青霞先生糾劾嚴嵩父子出自忠
貞節義不顧捐軀願斬權姦首級以謝天下
豈因與嚴世蕃酒中言忤畏害先制耶力批

其頗衆爲解救警者乃仆地昏瞶良久甦而
訊之罔無所知警者係餅店磨麵夫不識一
丁字前語所不能道未知何鬼憑之蔣友筠
叅軍

邑寧

聞而謂余曰甚矣言之不可不慎

也近世小說家罔叅正史往往以忠臣烈士
附會其辭贅疣敷演至於不經白圭之玷安
得在在處處鬼神爲其剖辯母使匹夫匹婦
信爲口實哉因憶上海喬檀園光祿

鍾沂曾

言著孽海記傳奇者雙目已瞽一日自聽演唱其劇快意之間目忽明復念通場全演神佛無花旦風月處又續小尼姑思凡一齣不久目仍瞽可見誨淫之冥罰不爽雖遊戲文字亦當非禮勿言也

癰鬼

江南之人常病癰其疾初發寒雖炎暑衣厚棉擁襖被猶雙齒格格相鬥寒後發熱遍身

如火熾迫汗出始解或一日一發或間日一發惟四日再發者謂之三陰瘧病最重發熱時人輒昏瞽作噤語往往有鬼憑之李雲從副總

大龍

家太倉之茜涇嘗告余童時病瘧

恍見一人以扇拂之卽發噤寒甚迫擁被臥床其人卽壓臥被上漸覺氣懣發熱茜涇有土穀廟其尊公方捐金鼎新恒往遊玩比出廟恍又見有人持扇拂其後心知爲鬼復返

身禱於土穀遙見持扇者在廟前窺探良久而去抵暮歸家不復病矣

其二

沈旭亭

來陽

嘗病瘧其初發寒時但見羣鬼

揶揄之嬉笑之唾罵之扳其項折其腰偃僕呻吟衆鬼莫不愉快寒愈甚則悔愈不堪及發熱鬼卽踉蹌左右亦有戴冠博帶者皆怒顏婢膝千態百狀不知奔競何事一日忽欲

溺方取溺器洩已遺有鬼急張其口跪而仰
受禪賴以不污汗出神爽鬼卽不見病久鬼
面頰熟而其寒熱時光景作態不少異每見
鬼略止擲揄嬉笑狀自知寒將漸退矣

老西兒

蘇州北濠劉氏有鬼爲祟或附人作山西語
嬉笑怒罵恒發人陰私或附器皿物卽自動
鬼善啖每日必進兩餐供奉之雖附人爲祟

人不病或附小兒則兒兼大人食更奇者有
紙紮風箏作美人狀鬼附風箏其紙人竟舉
筋張口而食第所食物仍從紙口背後落地
成糟粕耳人又以爲妖道士書符祈禳俱不
驗迨後家中習熟名爲老西兒日給酒食遂
若相安惟稍不豐卽附人碎裂器皿打男罵
女擾攘不止爲可厭耳金花洲明府梅時爲
孝廉過其家鬼方附狗作人立以前足直批

其頰顧端卿州牧

元撰

時丁艱里門亦嘗於

劉氏鬼附小屏風拉其前人以兩公貴者亦受侮俱不敢撓其鋒一日余友徐種之

本義

途中遇雨趨劉氏門內避雨鬼方附主人踞坐門後唱京調小曲呀呀兒嗔見種之進忽蜩縮檐下取蓋溺桶箬帽澣面不敢語種之異而趨視箬帽忽作旋風宛轉滾出門去主人卽立起如夢醒自此鬼遂絕種之僅一歲

材此鬼獨畏之想其平生抗直從未行一苟
且事吐一荒誕語邪鬼攝其正氣耳

大眼鬼

劉文山

賦

吳縣布衣善畫山水一夜挑燈染

翰跋燭誤滅忽若月光射窗其明如晝視窗
上隱現一鬼形不甚惡而眼大如碗眸光炯
炯竟若雙炬文山笑曰拙筆當巨眼觀得毋
笑瞎燃燭復畫畫成收拾笥中鬼卽不見

送瘟船

乾隆五十四年秋淳安縣城大疫居民齋醮
扎紙船草人焚芻送於河謂之送瘟船大於
小艇底浮薄板以是不沉順流浮近茶園地
方適有客某停舟過宿半夜紙船流與舟近
未之知也而客在艙是夢非夢間恍聽隣船
嘈嘈作語似有數十人若分財不均而爭競
者語音雜五方不甚了了暨聞一人曰爾三

人且上隣船去渠有多少金資爾三人分得
如何客疑爲盜大駭急拔枕邊鉄尺呼曰大
衆拏盜合船之人驚起其實河無一舟岸無
一人惟送瘟紙船蕩漾船旁而已鄒三雲別
駕辰言

鬼忘八

上海火神廟有王道士少年無檢管私作狹
斜遊一日至北門內某妓家適妓先接貴客

道士怏怏返北門故幽僻夜深人靜方覺蹣跚涼忽有一人從後曳其袂曰王師太想跳槽耶跳槽狹斜諺語子弟狎妓方沉湎棄而他去之謂舉燈籠照之面龐似熟而不可名光景是閒漢因笑應曰跳何處去遂指田間一舍此家半開門若引去作何相謝道士曰自不負意問其名曰陳九卽偕行至門外其人彈指戶樞卽有小婢啓戶入灯下視婢顏色

亦頗姣好大喜其人促取碎銀一塊先出戶
代買酒果去堂後卽有三十餘半老佳人淡
妝濃抹雲翹底高五六寸曳長烟袋拂大紅
綉帕笑出共坐便說奈何周小倌相邀不去
却因恁風兒吹得來又見道士穿一新袍曳
袂笑口這衣賃價也值一錢三分銀子道士
曰小妖精休作怪蓋吳中常演周小倌請王
道士斬妖戲文特借其科譚浪謔耳方嬉笑

間一人虬髯肥腴面黑如漆穿藍布襖兩肩聳過耳上者偃僂而進向道士不語以手招至門次問今夜在此宿否曰然又問知得價錢否曰需幾何其人伸十指作勢道士不解搖首以答卽回步與女坐虬髯者又招之答曰無多語且俟陳九來語次陳九踵至噉噉數語又索纏頭因於腰間出銀二錠給之虬髯者大笑舉灯矚女曰花月般娘子一宵只

值兩錠銀耶擲還之促女進舍亦於腰間出銀二錠給道士道士不接強納其袖旋捧住道士扯去其褲將戲龍陽道士大窘怒罵忘入無禮陳九呆立不語忽轉身去而虬髯者力甚巨勢甚猛戲道士如嬰兒儘力撐攘不能展側竟被輕薄良久笑曰十年前嫖客腰纏一盡遂爲忘八不意忘八破兩錠金又成嫖客樂極樂極卽提道士拋出閉戶道士旣

憊拋跌發暈少頃漸甦東方已明乃身臥藁塚旁袖中有兩紙錠卽夜來唱後庭花得也

祿先壽盡

鄞縣某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忽夢至冥司遇一吏乃其亡友因問功名壽數吏爲稽籍曰君壽未盡而祿已盡將不久墮鬼趣更何望於功名生言平生以館穀糊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

而疎於訓課冥法無功竊食卽屬虛糜銷除
其應得之祿補所採支有官祿者減官祿無
官祿者減食祿蓋師之名分尊巍受人修贄
誤人子弟譴責特重也醒而惡之旋病喎食
逾年死噫嘻二千五百人爲師其徒數十人
師之得一館如得一官而獨不自愛其鼎鮮
肯循循善誘約禮搏文然子弟之父兄亦有
不吝一擲千金獨於師之館穀鏹銖計較待

先生忠且敬者絕少由是冥司薄其曠課之
罰鮮見皆病隔食歟吏言有官祿者減官祿
恐終老學究者原是紆青拖紫飛黃騰達人
冥中乘除其祿籍而免病隔未可知也爲館
師者幸勉庸自愛昔家舅祖延綬觀察周贊
醇公諱延變文名布京洛爲經畧年大將軍
冀堯幣聘塾師將軍威權熾焰蔑視百官而
獨折節西席塾中懸一聯曰怠慢先生天誅

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不知世之爲師聘
師者聞此其各汗慄悚慚否

雷殛先插小旂

尤二娛選拔

維熊

言某甲善用銅銀其子年

甫七歲於除夕忽驚啼告母曰有青面獠牙
人自天降下以小旗插爺頭上而去迨過驚
蟄雷震甲死於衢猶手執用剩銅銀親隣踪
其懼殛之因乃緣郊外某農以雞遺子入市

售爲卒歲之需甲以銅銀向買農子貪其價
貴孰知無可兌錢歸被父責投河自溺蓋甲
雖未殺農子農子由甲而死國憲不及加天
雷殛之耳余聞父老嘗言雷殛者陰司先有
小旂插其首曾有人晨洗水影中見頭插有
旗時欲藥死孤姪以圖其產駭悔棄藥竟得
獲免可見

朝廷律有自首之條天誅亦容悔艾暗室虧

心神目如電王法或倖漏網陰譴捷於影響也

丁光煥

丁光煥嘗泊洞庭湖畔因見月色甚佳起步蘆洲見數十步外一人席地而坐忽有一人至前叱曰何處野鬼在此現形坐地者亦叱曰我在此賞月汝是野鬼反以人爲鬼互爭不已攀足交加光煥以爲醉徒置不顧而行

又見有踞石而坐者林中出一人遙謂曰請
暫避我乃鬼恐陰氣侵染於君不利踞石者
答曰我是鬼君是人毋相給請勿近我近則
恐發寒熱亦互相爭鬥時已三更浮雲蔽空
月光漸斂卽返步適湖邊有數人捕魚見而
合譟鬼來踉蹌逃遁復行約半里有三四人
席地度曲又合譟人來如鳥獸散竟不知所
見孰人孰鬼噫嘻世態變幻鬼蜮爲奸大抵

人而鬼者殊不少也

鬼畏節婦

沈丹梯上舍

成

言自京來杭繞道訪戚途次

武清旅店月色甚佳獨出散步遙見附近小
招提有十餘人席地賭博隱隱聞喧呶聲俄
招提內似有人燃燈出望博者卽獸飛鳥散
時萬籟俱寂四野遼空有三四人奔來互咎
曰何處不可設場要隣近倪節婦一日彼處

設場久爾等不喧嚷倪節婦亦不出來相距
咫尺倏滅知見鬼遂返旅舍次日詣招提訪
問乃一尼庵果有尼之祖母倪媼寄食庵中
夜聞人聲嘈雜疑有火警因出視無影卽閉
戶安寢倪媼言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
死自誓卽遭怒逐攜二子一女織草笠度活
流離困苦慘不可言幸得婚嫁子壻又皆不
才賴女孫度爲尼乃依棲於此年已八十雖

雞皮鶴髮猶耳聰目明嘻匹婦矢節無賴惡
鬼亦知欽畏如此乃湮沒蓬蒿不能上邀
旌表惜哉

翰林院土地

表兄陳雲濤中翰 希哲 言有某供事遇兩宿

翰林院土地謂忽見數卒奔走內外若有新
官蒞任畧頤堂上燈燭輝煌門外來呵殿聲
至則一神出迎謙遜分坐茶畢偕進旋即寂

然其所至者供事議爲吳雲巖先生按雲巖先生諱鴻錢塘人乾隆辛未殿撰提學湖南廉明公正所按皆寒士殆沒而爲神也杭州士民亦多有聞供事所見而惜先生後人無繼起者大凡忠臣義士往往嗣絕蓋沒而爲神無藉子孫矣隨園老人有詩曰血食滿天下但看所樹恩羞將好魂魄飢飽仗兒孫良有意也

鬼開心

李安功副車

鎮

言昔有扶乩書身爲西鄰宅

主某生前肆力制藝不趨當世花樣常居康
了及今沮志黃泉悔之無及敢告諸公大凡
程墨風氣因時變遷不可高自位置當以僕
爲殷鑒時有新進金良者大言不合時宜世
皆欲殺名落孫山正其自取幽魂有靈其知
我今科中在幾名凡批天榜已出姑待探視

寂然良久忽書解元金良四字金大喜同人
交賀及發榜解元乃鍾朗是知適逢姓名一
半相同特戲之耳此輩狂生正宜遭鬼開心
也

耕煙散人

余戚陶五堂參軍藩扶乩游戲每有才鬼憑
依余與盧小山顧煥堂汪雨峰顧醉經楊梅
溪徐西澗家香溪均得乩仙倡和聯吟一日

適耕煙散人降壇余錫彭榮蒞

希召

從觀頗

悅願心喜乩書彭郎宜攻帖括吟風賦月非
穉子所宜時譙鼓三下又書半夜三更三點
屬對榮蒞曰一年二至二分散人讚賞命撤
筵上鮮荔枝水蜜桃賜之

鄉闈怨鬼

張蒔塘孝廉

吉安

言前在鄉闈同號一生忽

作手抱琵琶狀彈唱滿江紅小調淫聲戲謔

陡然痛哭呼害奴好苦奇變百出若有鬼憑
合號譁然一老儒正色斥曰冤魂報怨毋得
擾亂他人文思生瞪目不語略頃取卷拭淚
昏昏睡去此必帷箔短倖使然也香偷韓壽
名落孫山可不慎哉

練熟鬼

有爲扶乩治病者沈十自浙來吳其服仙方
效驗播揚人口余與彭墨苔紹復因小不豫

先後祈方服之非惟弗瘳且加劇焉陳平舟
上舍震滄曰沈十素爲蔑片失富室歡貧而

無賴藉此射利黨羽招搖神效安得仙來療
病或有鬼憑其乩不過青樓中練熟鬼耳豈
識民之疾苦藥之君臣哉爰念前人詩集載
述乩仙及所向遇無非倡和聯吟講論理學
曾以先君疾問輒批吳中不乏良醫問已功
名壽考則批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可以自

操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仙與鬼偶與
文人游戲翰墨亦不敢洩漏天機也

尤太史著傳奇削祿

余戚彭蘭臺孝廉

希涑

精於內典淡泊功名

誦佛茹齋有出塵之志嘗著二十二史感應
錄摘敘史載果報足以啓瞶振聾讀者并臻
溫史功效爲芝庭尚書文孫尺木進士之姪
當世善知識也見余者輒燕圓傳奇言桑間

濮上穢褻淫詞最易壞人心術雖撮空名姓
宇宙之廣必有相同誣人閨閣之愆萬不可
追尤西堂太史侗雖俎僅載鈞天樂弔琵琶
黑白衛李白登科記尚有數種艷情麗事匪
夷所思曾得才鬼降乩告其宜中削祿因而
刪去以西堂太史之根器才德猶未免於潦
倒北平子孫不振吾曹可不畏哉追憶藥言
愿同人共識

妄妄錄卷六終